

# 听说

[日]朝井辽 / 著

陈强 / 译

崇拜的前辈

# 桐岛要

懵懂的情感

# 退部

隐藏的秘密

桐島、部活やめるってよ

第22届小说界新人奖  
获奖作品

真实微妙的青春群像记录

神木隆之介・桥本爱・东出昌大

主演同名电影・豆瓣好评五星推荐

课外书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听 说

桐 岛

要

退 部

[日]朝井辽 / 著  
陈强 / 译

桐 岛、部 活 や め る っ て よ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版贸核渝字(2014)第159号

KIRISHIMA, BUKATSU YAMERUTTEYO by Ryo Asai

Copyright © 2010 Ryo Asai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10 by SHUEISHA Inc., Tokyo.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hueisha Inc.,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Beijing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听说桐岛要退部/(日)朝井辽著;陈强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7.12

ISBN 978-7-229-12131-0

I. ①听… II. ①朝… ②陈…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68485号

听说桐岛要退部

TINGSHUO TONGDAO YAO TUIBU

[日]朝井辽 著 陈 强 译

责任编辑:王 淋

责任校对:杨 婧

装帧设计:九一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mailto: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89mm × 1194mm 1/32 印张:6.75 字数:188千

2017年12月第1版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2131-0

定价:3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录

|          |       |       |       |       |       |       |
|----------|-------|-------|-------|-------|-------|-------|
| 183      | 152   | 110   | 068   | 038   | 006   | 001   |
| ／东原霞 14岁 | ／菊池宏树 | ／宫部实果 | ／前田凉也 | ／泽岛亚矢 | ／小泉风助 | ／菊池宏树 |

tíng  
shuō  
tóng dào  
yào  
tūi bù  
.....

菊  
池  
宏  
树

“啊，不会是真的吧？”

“嗯……”龙汰漫不经心地应着，跨上了我的自行车后座。夕阳的余晖把车座染得通红。“把自行车给你喽，你好好骑啊！”我说着，“砰”地捶了一下他的肩膀。穿惯的直领学生制服，自然地融进了寒意渐浓的街景之中。

龙汰一边嘟囔着说我的行李太笨重，一边用发夹把长长的刘海夹了起来，继续道：“友弘不在，连个打球的伴也没有——”说着把他那烫得卷曲零乱的长发，用手指不停地来回理顺，虽然毫无效果，但龙汰就是这个习惯。理着理着，他似乎认命了，说，“那我来骑吧。”言罢跨到车座上，把短袖撩了起来。胳膊上露出了女朋友给他编的那条色彩斑斓的手链。“手链并没有蕴涵什么愿望的啦……”龙汰害羞地笑了，脸颊上浮现出两个小酒窝，宛如兔子踩在上面留下的脚印。

我一边往后座上跨，一边仰望着不知道向哪个城市延伸过去的飞机尾云。天气确实已经冷了，穿惯的匡威运动鞋，踩在沥青路上的感觉很舒适。

“宏树坐稳喽？出发啦——”

也不等我回答，龙汰猛地踩起了脚蹬。一下子，我重心不稳，晃了几晃，于是忙调整屁股的位置。车子缓缓启动，两边的景色潺潺地从视野中流过，仿佛带来秋天的余韵和冬日的预感。干燥的冷风吹进学生制服的直领里面，好像一只手在不断抚摸着身体。

校门正对面的棒球训练场里，传来阵阵粗野的吆喝声。以往桐岛队长总是会发信息提醒我们热身赛的临近，可如今……想起来胸口就有一种微微的刺痛之感，我没有在意这些，冲龙汰道：

“然后呢？”

“啊——？”

龙汰自行车技术还是很棒的，他一边应着，一边带着我轻快地前进。

“桐岛要退部这件事情，不会是真的吧？”

“真的真的——”

话音未落，龙汰一下子踩住了刹车。他忙解释说这是红灯的缘故，可我胯股间还是感到了惯性的冲击。

“为什么要退部呢，那家伙排球不是很厉害吗？”

“你问我，我也不知道啊。”

“哎呀，那家伙真的很不错呢，说来还是队长，退部不是很奇怪吗？！”

“不要在耳边嚷了——我也不清楚嘛，嗯……也有可能是和孝介之类的人合不来吧。啊，绿灯亮了！”

龙汰说完，又嘟囔着说这里的信号灯太快了，我的身体一摇，还没反应过来，他已经又骑起来了。

“桐岛，你不会是真的退部了吧。”我把手伸进口袋里，下意识把 iPod 掏了出来。电源还在开着，我把它关了。经过二十四小时营业的麦当劳时，从视线斜对面瞥见一个女高中生，她穿着加宽的驼绒针织开衫，袖子里面纤细的胳膊若隐若现，显得十分漂亮。这是一条下坡路，龙汰不断地加着速，大叫道：“哇，好漂亮的女孩子呀！”我大笑，打着他的头，骂道：“你神经病啊！”

十七岁的我们，总是畅所欲言，百无禁忌。我们就那样大声地把自己的想法喊出来，跳跃起来仿佛鹰击长空，奔跑起来似要撕裂街区。载着两个人的自行车就像被击出的棒球，风驰电掣，像要去超越飞机尾云一样。我们毫无顾忌，率性而为，不觉得害羞，反而会愉快地笑出来，总觉得只有趁着年少活出真我才是快乐的事情。

“噢！天哪，你看那个店的东西好贵啊！”

经过药店门口时，龙汰大声喊道，他的声音似乎要笼罩整个店铺，我看着他滑稽的样子忍不住笑了出来。心想桐岛可能也是这么随性吧，突然想到退部之类的，就随口说了出来，又偶然被这家伙听到，再经由这家伙传到了我的耳朵里。其实就仅此而已吧。

这时听到了“吱——”的刹车声，我腿往两边翘了一下，身体的重心向后一倾。龙汰不断地超越路上的白线，虽然感到这样做很危险，我们还是任由轮胎和道路摩擦着，发出“吱——吱——”的鸣响。

放眼望去，夕阳即将落山。余晖远在天边，却还有些耀眼。

我不由得眯上了眼睛……

tíng  
shuō  
tóng dào  
yào  
tūi bu  
.....

小  
泉  
风  
助

要表现出难过、遗憾的表情——我悄悄对自己说道。

一阵风从浅蓝色的T恤衫和肌肤之间轻轻吹过，风变得很薄，我感觉内心那些乱乱的想法，连同身体里缓缓渗出的黏稠汗滴一起，都被干干爽爽地吹散了。

指导老师讲话时很明显还是考虑了措辞。他想避开“退部”的字眼，这让人感觉怪怪的。领队的表情则让人总觉得他知道缘由，他一直低着头。我听到边上的孝介小声嘟囔道：“真的假的……”

只听领队说道：“嗯……那么，桐岛不在了，我们就以副队长孝介为核心，认真备战下次的大赛吧。风助，自由人的位置，就交给你了！”

我只顾着发呆，直到众人的视线都转向我，犹如沉重的空气压迫过来，这时孝介用手肘拐了我一下，我才回过神，忙答了声“明白”。我的声音似乎底气不足。本来我想毫无喜悲，不带任何情感地应答，但结果却是如此之窘。

“下次比赛就没有桐岛一起应战了，但我们未必会输，明白了吗！”

“明白！”队员们异口同声道，我的声音应该也很“和谐”地混在里面。

“不要有任何动摇，和以往一样先进行热身跑吧。”

指导老师刚说完“开始”，方才还围成一圈的队员们便四散开来，和往常一样排成了两列。由于之前和孝介并排在前列带队的桐岛不在了，队伍便磨合着看齐，结果我和孝介跑到前列成了领队。那个总是跑在我前面的背影现在已经不在了。

“男队今天用‘米卡萨<sup>1</sup>’牌的球吗？”一个女孩激动地问道。孝介答道：“喔，好啊，我们用这个。”接着热身跑步开始了。体育馆的地板光滑得像果冻，我一边吱吱地踩在上面，一边让脚和鞋子尽快磨合变得舒适。

场馆里面明亮耀眼，阳光从二楼的窗户射进来，又被反射开去，照亮了整个空间。虽然谈不上五彩缤纷，但地板散发着木质光泽，看上去非常漂亮，似乎只要用力踏下去，光便会飞弹出去一样。

对于我来说，“米卡萨”牌子的球也好，“摩腾<sup>2</sup>”牌子的球也罢，总之，我最喜欢的是排球弹在地板上的声音。

队员们啪嗒啪嗒的脚步声像在踩着旋律。

“下一次比赛，”孝介跑着步子，头也不回地说，“你终于可以作为自由人出场了。”

不用看也知道，孝介的嘴角肯定在冷笑。

---

1 即“MIKASA”，是来自日本的世界顶级排球品牌，从1964年奥运会开始一直是奥运会的比赛指定用球。

2 日本Molten株式会社成立于1958年，Molten的中文译名为摩腾。主要的产品囊括篮球、足球、排球、手球等竞技项目。

“你……你最好不要说那种话。”我的声音里有些不满，我想如果能把这种情绪表达出来就好了。

“虽说如此，”窗户射进来的阳光照在孝介侧脸上，游走于脖子上的青筋更凸显出他的健壮，“其实你多少有些开心吧。”

“你到底在说什么啊！”我也不知道这样说合适与否，好在此时热身跑步结束了，例行的传球和一对一接发球开始了。因为一直和桐岛搭档，今天我被分到了孝介和日野那一组。

若论接传球的手感，虽说不上理由，却觉得还是“米卡萨”比较舒适。

我扬起手臂，把球传给了孝介，孝介把球传给了日野。

白天似乎在一点点地变短。社团活动开始的时候，城市已经被橘黄色的余晖所笼罩，换上训练服之后更是感到寒意逼人。领队在饮水区为我们准备饮料，看起来瑟瑟发抖，指导老师干脆不脱运动衫了。旁边的场地传来女孩子的尖叫声，她们运动短裙里健美的双腿，在阳光沐浴下略显淡淡的小麦色。

“其实你多少有些开心吧。”孝介略带戏谑的声音回荡在我脑海中，那些词语在头盖骨里弹来弹去，胡乱纷飞着。

“场地扣球练习——”孝介话音刚落，队员们便应声道：“明白！”以前总是由桐岛发号施令，孝介的声音一时让人有些难以接受。

我感到一种心情在体内渐渐膨胀，很难描述那是什么样子，只感觉运动神经开始起伏跳动，血液比往常更快地奔走起来。“其实你多少有些开心吧……其实你多少有些开心吧……”孝介的话不断地回荡在脑海。

我喜欢扣杀时手掌“砰”地用力击球时的感觉。当你发现自己捕捉到球心时，那种感觉是非常奇妙的。我是自由人的位置，所以比赛中没有机会扣球，但我想那些可以越过球网痛快地把球击落的攻击手们，感觉一定会更爽吧。我身材矮小，从来没有从球网上俯看过球场，平时只能压低姿势，凝视着上面击打下来的球。

我想起了桐岛犀利的眼神。他总是从低位紧盯着飞过来的球，好像要捕捉球的每一个轨迹。

“一对一练习！”孝介喝道，话音刚落球便飞了过来。我两手重叠，合掌互握，用手臂间的平面沉稳地将球接住。随后，膝盖弯曲，蓄力弹跳，将球打了回去。只要将球接住，就能够柔和地反击。感觉像是球在我体内短暂驻留，然后又弹回到了空中。

那一瞬间感觉身体很轻松，我觉得现在我什么样的扣球都能够接住。

只有自由人的队服，是以黑色为基调，有红带标识的。

而只有队长的队服，号码下面会有一条白线。

其实本来队长的衣服并没有白线，只是把白色运动绷带用手

撕下来直接贴成一条直线的，所以每次比赛都必须重新再贴一次。队服上漂亮洁白的胶带，再一次完美地昭示着队长的存在。

“风助！能帮我把胶带贴在后面吗？”

桐岛笑起来声音总是那么的爽朗，他没有任何阴郁，笑容暖暖的，像明亮的天空。因为和他同属自由人，所以经常一起活动，也经常搭档进行一对一或者两人一组的练习。说起来，作为队长标志的白胶带，基本上每次都是我帮他贴的。

我用指甲“嘶”的一下划破胶带，认真地贴在队服的黑体号码下边，与底边平行。最后“啪啪”地在背上拍几下，使胶带牢固。每次我拍打桐岛脊背的时候，都能感受到他背部的强韧，那肌肉跃动着，好像随时准备把球传给二传手。我一直都觉得球队就是被他这一身强健的古铜色肌肉所支撑着过来的。

“多谢了。”桐岛说完会从指导老师手里接过队员表跑向裁判员身边。这时我总是会看着他的背影，在他背上，白色的胶带在黑色队服的衬托下很是显眼。

虽然我个子不高，但我不认为我的运动神经会输给任何人。总有一天，身高劣势会被敏捷的移动和准确的判断力所弥补——从指导老师叮嘱我要苦练接发球的技巧到现在，我一直积极听从老师的要求，刻苦磨炼准确的接发球和迅捷的反应。

我只是单纯地喜欢排球，即使不能成为可以从拦网上方犀利地扣球的帅气攻击手，我还是喜欢排球。

如果是遇到对方主力左翼躲开拦网，直接用直球进攻这样的情形，一瞬间我便会感觉到热血沸腾，对方的攻击手越优秀，我越是有激情。我会纵身扑去，伸长手臂将球接住，再也没有比这一瞬间的感觉更棒的了。

当然，桐岛也应该有同样的感觉吧。

只是桐岛是队长，其实我和他就这点差别而已。

迄今为止，我只参加过两次正式比赛，现在依然记忆犹新。一次是因为桐岛戳伤了手指，还有一次是他因为亲人去世而休赛，只有那两次。记得赛前一天公布正式队员的时候，我一点也不紧张。不仅是我，孝介和日野，当然还有桐岛。我们在公布自由人位置的时候，都没有丝毫紧张之感。

因为，我们的队长是不可战胜的。

“风助，你不要跳来跳去啦！”

我喜欢在球场欢呼雀跃，这一点经常被桐岛取笑。即便我告诉他说这样做可以稳定情绪，他还是会笑我。

在脑海的想象中，我一次也没有让球落地。我看着桐岛的脊背，但有意不去看背上那象征队长的白色胶带。我想象着我把桐岛漏接的球全都给救起来，哪怕是对方刁钻的发球也设法接住并顺利回传给二传手。

只要有我在，也可以正确、漂亮地传给6号位攻击手，以便其判断是否进行快攻。只差一步就能接到的扣球，我也能够提前一秒飞身扑救。

就在此时此地，脑海中飘浮出了自己的身影：自己奔跑在赛场，身上的队服优美地飘动着，果然和桐岛一个颜色。

在场地内和场地外，人们的时间流逝感完全不一样。在被五彩缤纷的带子所包围的场地之外，大家都在算着哪个队可以先得二十五分，会觉得得分怎么会这么费事。平日看起来宽敞明亮的体育馆，此刻也会让人变得焦躁不安。但那不是因为体育馆没有平时明亮，而是因为自己虽不在赛场，但赛场看上去反而更加耀眼了，这反而让自己更不想在体育馆里待了。

为了可以在场边一直待着，我总是用很大的声音助威，为球队呐喊到声音沙哑，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我在心里暗暗道：“嗓子，快点变哑，快点变哑！”——我这样做不是为了球队，而为了显示自己的存在。

“风助！”

每当比赛暂停的时候，桐岛总是累得满脸通红向我跑来。

“有什么问题吗？”

他会一边擦汗一边征求我的意见，问球有没有打得糟糕的地